

戀愛的故事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MYTHS AND LEGENDS OF GREECE AND RO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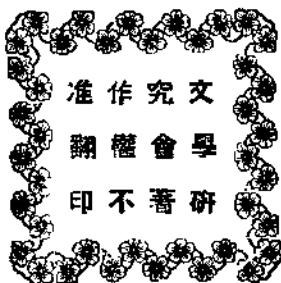
Vol. III

by C. T. CHE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初版



(文學研究會叢書)

◎希臘羅馬的神話與傳說之三 **戀愛的故事(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叁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鄭振鐸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平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漢口
 蘭州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州 貴陽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梧州
 張家口 新加坡

◎本書著者的其他譯書◎

俄國文學史略

文學大綱〔四冊〕

灰色馬〔俄國路卜袍原著〕

天鵝〔童話集〕〔合著〕

新月集〔印度太戈爾原著〕

飛鳥集〔印度太戈爾原著〕

神譜〔希臘羅馬的神話與傳說之一〕〔編出〕

英雄傳說〔希臘羅馬的神話與傳說之二〕〔編出〕

以上商務印書館出版

白雪遺音選

血痕〔俄國阿志巴綾夫著〕〔合譯〕

山中雜記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家庭的故事

以上遠東圖書公司出版

本書獻給

我的妻，君熾，她是我的一位重要的合作者。本書是在憶念她的情懷裏寫成的。



敘言

前年十一月的前後，我正在倫敦的濃霧中住着，白天大都在不列顛博物院的閱覽室中看書。五點多鐘出院以後，又必到對門幾家專售舊書、東方書的鋪子裏走走。當時，我頗想對於某一種東西，有比較有系統的研究，所以看的書多半是關於這一類的，買的書也多半是這一類的。過了二三個月之後，還是沒有把捉到什麼，只不過在大海裏撈摸幾

隻針似的，零星的得到一點東西；或者可以說，是略略的多看一點絕版的古書，多購到幾部無人顧問的舊籍而已。偶然，心裏感到單調與疲乏，便想換一方面，去看看別的書。手頭恰有一部 J. G. Frazer 譯註的 Apollodorus 的 "The Library"，便常常的翻翻。每翻一次，便多一次爲他的淵博無倫的註解所迷醉了。Apollodorus 的本文，原無十分的價值，不過是一種古代神話的乾燥的節錄而已。然而 Frazer 的註却引人入勝，處處誘導你向前走去。於是我便依了他的指導，陸續的去借閱許許多的關於這一類的書。他所譯註的另一部的六大冊的 Pausanias 的 "The Description of Greece"，也天天的放在我案頭。我本來對於希臘的東西，尤其是神話，有些偏嗜。這末一來，更熾起我的對於希臘神話的探求心來。我幾乎忘了幾個月來的專心致志去研究的某一種東西了。我暫時歸還了一切使人困疲的關於幾個月來所研究的那一類的書。我在一大堆的借來的參考書中，在白晝也須開着的燈光之下，揀着我所喜歡的幾十段故事，逐一的

譯述出來，積有成稿時，便寄回上海，在小說月報發表，結果便成了這末一冊的希臘羅馬神話與傳說中的戀愛故事。當時，我還要將這些故事，不管是不是我自己所喜歡的，全都譯述出來，後來因為另有別事，便將這個工作又擱了起來，直到了現在，將來繼續寫下去時，還不知在什麼時候，所以先將這末一小冊出版了；也許可以作一種「引玉」的磚，藉以激起對於希臘羅馬神話有興趣、有研究的先生們全部譯述的雄心。戀愛的故事一個名辭原不十分妥善，但因為這裏所敘的全係關於戀愛的故事，所以暫時也不必歸納到「神話與傳說」這個總題目之下，而仍讓她獨立着。將來如果能繼續的將全部神話與傳說譯述完畢時，當然要將這二十多篇故事一一的返本歸原的；如果在幾年之內沒有繼續的可能，則只能讓這部畸形的戀愛的故事獨立存在着了。

這裏的故事，其來歷都一一的注明，請讀者參看卷末的依據與參考。只有麗嬋與鶉一篇，文句全是我自己的，歌者與菲斯一篇，也有一小半是我自己的補充。然而其所敘述

的骨幹却仍不會違背了古老的傳說。

這裏所插附的圖畫，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在倫敦，利物浦，巴黎，羅馬，那泊爾，佛羅棱斯，委尼司諸地所搜集到的。特別是 Raffaello 所繪的幾幅頂畫壁畫，我們似乎還沒有別的地方見到過。這些頂畫壁畫，現在羅馬的 Farnesina 別墅中。這個別墅有 Raffaello 的頂畫的廳室，本是公開的，我去的時候，却正在閉門修理，所以始終沒有瞻仰原畫的機會，至今心還耿耿。

本書的索引是王少椿君的工作，本書的裝幀，則出於錢君甸君之手，我對於他們應該特別表示感謝。葉聖陶君的有力的校閱與修改也是我所不能忘記的。

鄭振鐸

十八年一月十五日於上海

目錄

敍言.....	頁數
大熊小熊.....	一
麗達與鵝.....	七
歐綠巴與牛.....	一三

愛坡羅與媿芬	一八
玉簪花	二五
向日葵	二九
安特美恩的美夢	三三
烏鴉與柯綠妮絲	四〇
愛神的愛	四五
巨人的愛	八〇
史克嫩與騷西	八八
騷西與辟考斯	九六
象牙女郎	一〇〇
美嫩與其父	一〇五

亞杜尼斯之死	一六
歌者奧菲斯	二八
白比麗絲泉	四一
仙女波莫娜	五三
那克西斯	六一
柏綠克麗絲的標槍	七〇
賽克斯與亞克安娜	八八
潛水鳥	一〇四
依菲斯	一一〇
奧儂妮與巴里斯	一二七
潘與西冷克絲	一三二

希綠與林達……………二三四

根據與參考……………二四五

索引

大熊小熊

周必特 (Jupiter) 在亞克狄亞地方走來走去，偶然看見那裏有一個美貌的處女，便雙眼釘住了她，似乎骨頭裏生了火焰，爆發出新的力量來。她的名字是叫做卡麗絲托 (Callisto)，她不在家中織布紡紗，做女郎們常做的事；她的美髮不加理飾，僅用一條白帶束着，外衣緊緊的裹住身，手裏有時執着銀光閃爍的長矛，有時則執一張輕弓。她是狄

愛娜(Diana)的女伴，沒有一個仙女比她更爲狄愛娜所喜的。現在，太陽剛剛經過中天，她爲避那熱光，走入一座陰涼的深林中；她把箭袋從肩頭卸下，把弓放在地上，就仰臥在綠草芊芊的蔭地，她的頭輕輕枕在花紋精緻的箭袋上。周必特看見她這樣的獨自躺在地上，並沒有一個保護的人，便自念道：「我去偷偷的擁抱她，我的妻一定不會知道的；即使她後來會知道，難道她的憤怒竟能使我放棄了這末難得的幸福麼？」立刻，他便變化成了狄愛娜的形狀。他問道：「美麗的仙女，你剛才在什麼地方打獵了來？」仙女從地上跳起，他微笑着，雙手擁抱住她，又熱切，又有力，不像那位「處女神」往常的神情。她正要答說她剛才在那一個森林中打獵的，他却溫和的撫摩着她，止住了她的話，後來他的粗暴的行動，把他的真面目露出來了。她雖盡力的抵抗，「唉，約諾(Juno)！如果在此見她這樣的抵抗，後來一定不會那末酷待她了！」但一個女郎，怎麼能够抵抗得過周必特呢？最後，他滿足了欲望，回到天上去了。她覺一株株的高樹似乎都長出光亮的雙眼，看見她

所做的罪惡，心裏很不高興，便飛奔出了林中，幾乎忘記了她的箭袋與輕弓。

狄愛娜與一班侍從的仙女們這時正到山中來，她獵得了不少的野獸，心裏十分驕傲，她瞥見卡麗絲托，便叫她到面前來。卡麗絲托起初退却了幾步，抖抖的，以為周必特又變了狄愛娜的形狀來了。但當她看見了圍着狄愛娜的仙女們，就知道她不是周必特變的，立刻出來加入她們的隊中。唉，心中有了污點，一定表現於臉上，再也瞞不過人！她的雙眼總是羞澀的望着地上，不再像往常一樣緊隨在女神的左右了，也不再在仙女們的前面第一個飛跑了；她默默不語，臉羞紅不堪，這顯然是做了什麼虧心的事。然而狄愛娜不會注意到。據說，她的仙女們却曾起過疑心的。明月圓了九度之後，女神進一座陰涼的森林，那裏有一條泉水淙淙作響的流着。女神極口稱美這個幽靜的所在，使用足觸着清涼的水，也很喜歡牠的澄明，她說道：「這裏沒有人窺探，我們都脫了衣服在這清水中沐浴一會罷。」別的女郎都高高興興的脫了衣服，跑入水中，嘻嘻哈哈的笑鬧着，只卡麗絲托

滿臉通紅，一個人默默的立在岸上，遲之又久不肯脫衣服。於是她的伙伴環立在她四周，不顧她頗不願，強迫的脫去她的衣服。她裸體了，她的罪惡便被發見了。她神志昏亂，想用雙手去遮掩那懷孕的大肚。女神憐然變色，叫道：「去罷，不准沾污這聖水。」立刻，她將卡麗絲托逐出了侍女的隊伍，再也不許她出現於她的面前。

這時，周必特的妻約諾早已知道了這事，久想得到一個機會使她受到痛苦報復自己的仇恨；現在，再也不能遲延了；因為小奧克斯（Arctus）已經出世了，道像在約諾的妒火上加一把乾柴。她臉若冰霜的望着新生的嬰孩，叫道：「够了，下賤的淫婦；就道一個小東西，已完全證明你給與我的損害，以及我丈夫的卑鄙下流了！但你將逃不了我的報復；我要摧毀在周必特眼中看來那末可愛的你的容貌。」她脫着，一手握住卡麗絲托的頭髮，把她拉到地上去。卡麗絲托伸出雙手哀求。但是她的白臂開始長出鬚鬚的黑毛來；她的手成爲尖銳的利爪，她的紅唇，爲周必特所愛好的，如今成爲血盆似的大口了；約諾還

怕她的禱告懇求的話會達到周必特的耳中，便將她說話的能力也剝奪了。粗澀可怕的號叫聲從她喉中發出，她雖然這樣的變成了一隻黑熊，她的心却仍是從前的心；她不住的號叫着，宣洩她的憂憤，還時時舉起新生的腳掌向天；她雖不能開口罵周必特的忘恩負義，她心裏却以為他確是這樣的一個神。唉！她常常覺得不敢獨住在無人的深林中，只想走近她的屋舍，流連在自己的田地與草場之上，她常常為自己的狗的吠聲引到了山上，還以為自己是一個獵者，她常常忘記了自己是一隻熊，不敢與同類相見；她怕見黑毛鬚鬚的熊，不知她如今也是其中的一個了，她也怕見目光閃閃的狼羣，不知她如今可以不必怕牠們了。

她的兒子奧克斯如今十五歲了，他完全不知他母親的悲慘的運命。有一次他正帶了獵網到森林中去，恰好驚起了他母親，她看見奧克斯便站住了，眼光炯炯的向他望着，像一個認識他的人一樣，他驚退了數步，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也怕望見那雙釘住在他身